



文化视阈下的 中西诗歌情感符号

谢艳明 著

*Sentiment Signs in Poetr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化视阈下的 中西诗歌情感符号

谢艳明 著

*Sentiment Signs in Poetr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阈下的中西诗歌情感符号/谢艳明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307-17361-3

I. 文… II. 谢…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 ②诗歌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207.22 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5059 号

封面图片为上海富昱特授权使用(© IMAGEMORE Co., Ltd.)

责任编辑:赵财霞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珞珈山学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272千字 插页:2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7361-3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元代散曲作家徐再思写过一首小令《折桂令·春情》，将少女害了相思病、不能自拔、感情波澜起伏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症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他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以后还不会相思，长大后才会相思，便害了相思。害了相思之后，身像飘浮的云，心像纷飞的柳絮，气像一缕缕游丝，空剩下一丝余香留在此，望穿秋水的心上人却已不知道在哪里去留。相思病症候的到来，最猛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灯光半昏半暗的时候，是月亮半明半亮的时候。

中国古典诗词最擅长从“相思”入手书写人类的情感世界。情感是一个人内心世界里的精神元素，是个人的，也是文化的。虽然“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也是相同的精神语言，但情感表达却是与文化紧密相连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借助一定的符号（如意象、语象、物象等）来表达情感，而意象或物象往往在一定

的文化中才具有情感意义。比如，“断肠”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惆怅、悲伤”的情感意义，在西方文化里是无法让人产生这方面的情感联想的。英语文化中的“云雀”和“夜莺”也无法让中国读者产生那么丰富的联想。有些符号在中外诗歌中都使用，但文化含义却存在不同。“柳”在中国诗歌中往往是“离别”的主要意象，但在西方诗歌中却是“悲伤”的意蕴。本书运用符号学理论从中西诗歌中深入挖掘“情感符号”的内涵，引导读者细品这种情感的诗意和文化情趣。

本书的绪论部分探讨情感符号的文化含义及其在中西诗歌中的具体体现。物象、语象或幻象虽然出现在诗人们的具体诗作中，但它们并不是由这些诗人们个人创造出来并赋予了特殊的情感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特定文化群体共同认可的喻义，并且还出现在其他诗人的很多作品之中，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符号意义。诗人观察物象的自然属性来构造艺术形象，按照情感模式移情于该形象之上，令其准确地反映出某种情感概念。赋予某一物象以情感概念，并使之含有稳定的符号意义，这看似是诗人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某一文化群体共同创造出来的情感符号，具有“集体无意识”的特征。诗歌中作为情感符号的物象产生意义大致有三大成因：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直觉，而这三方面的成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宋代词人晏殊在一首《木兰花》中说：“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人都有情感，只是有的人薄情，有的人多情，有了情感，就有了挂碍，于是就牵动了相思。但愿本书能带您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以学术的视角去领略酸甜苦辣的爱恨情愁。

目 录

绪论：情感符号与诗意	/ 1
------------	-----

第一章 文化意象与情感表征	/ 11
---------------	------

一、从伊甸园到花园	/ 17
-----------	------

二、具有人文情怀的阳台与高楼	/ 26
----------------	------

三、爱神：神话和传说创造的情感符号	/ 35
-------------------	------

第二章 中国式的情感表达	/ 48
--------------	------

一、“丝”与“思”	/ 48
-----------	------

二、相思是怨	/ 53
--------	------

三、转换身份说相思	/ 61
-----------	------

四、相思不避同性	/ 67
----------	------

五、长相思	/ 72
-------	------

第三章 “信物”：文化认可的情感符号 / 79

- 一、“红豆”何以寄相思 / 79
- 二、中国传统婚恋中的“信物” / 83
- 三、西方传统婚恋中的“信物” / 90

第四章 最暖心的情感符号 / 95

- 一、青青子衿 / 96
- 二、衣带渐宽 / 99

第五章 悲催的情感符号 / 106

- 一、“肠”何以成为中国诗词的悲情符号 / 106
- 二、“杜鹃”的悲情色彩 / 112
- 三、“酒”的情感内涵 / 119

第六章 浪漫的情感符号 / 131

- 一、“陌上花开”的浪漫情怀 / 131
- 二、“花”与相思病 / 134
- 三、“人面桃花”的外表愉悦和内心向往 / 139
- 四、最具西方浪漫情怀的“玫瑰” / 146

第七章 记忆：情感的心理回顾 / 153

- 一、“但愿记住初相遇” / 153
- 二、初恋的记忆 / 158
- 三、“忆君心似西江水” / 164

第八章 作为情感符号的“梦” / 171

- 一、相思梦与人生情怀 / 172
- 二、浮生梦与家国情怀 / 177

三、幻游梦与山水情怀 / 182

第九章 离别的情感 / 189

一、诗词中的离愁别绪 / 189

二、“自君之出矣” / 196

三、书信：离别之后的情感对话 / 201

四、“柳”：不只是送别的情感符号 / 210

第十章 风雨中的情感 / 220

一、风雨交加 男欢女爱 / 220

二、“我是风” / 226

三、“等你，在雨中” / 232

第十一章 “明月”的情感含义 / 237

一、“冰轮初转腾”：月亮的隐喻表达 / 239

二、“竟夕起相思” / 242

三、“千江有水千江月” / 250

四、一样月光异样情 / 255

第十二章 悼亡：最凄苦的情感 / 260

一、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诗 / 260

二、潘岳和哈代的悼亡诗 / 266

三、“曾经沧海难为水” / 274

四、“岁岁花开一忆君” / 279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女性的情感世界 / 283

一、“愿得一人心”的卓文君 / 285

二、“枝迎南北鸟”的薛洪度 / 292

三、“桃花得气”的柳如是 / 297

第十四章 诗人的情感世界 / 303

一、陆游与唐琬 / 303

二、纳兰心事几人知 / 310

三、“我如何爱你”：布朗宁夫妇的爱情吟唱 / 317

后记 / 325

绪论：情感符号与诗意

大多数读诗的人都有一种阅读体验：诗人们似乎约定俗成地使用相同或近似的物象来表达特定的情感。比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用“杨柳”比喻“离别”的情感，用“雨雪”比拟“失落的感受”；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用“红豆”比喻“相思”的情感；向子湮的“鸳鸯翡翠同心侣，惊风不得双飞去”（《菩萨蛮》）用“鸳鸯”比喻“夫妻恩爱”的情感；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用“断肠”比喻“惆怅、悲伤”的情感。实际上，“中国人在诗歌创作中，主要不是去发挥他们的叙事才能，而是去尽力捕捉和心灵相同的自然物象，把丰富的内心情感投射到客观外物中去”^①。

同样地，西方诗歌也有表达情感的物象。比如，苏格兰诗人罗

^① 赵敏俐．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1．

伯特·彭斯的“我的爱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开放”(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将“玫瑰”比作美好的爱情；雪莱的“灯盏一旦打破，光芒就会逝于尘埃”(Percy Bysshe Shelley, "When the Lamp is Shattered")用“打破的灯盏”和“消逝的光芒”比喻“失去的爱”和“曾经的爱”；丁尼生用“汹涌的海浪”(Alfred Tennyson, "Break, Break, Break")来比拟“内心的狂怒和巨大的悲痛”。

以上提到的物象、语象或幻象虽然出现在诗人们的具体诗作中，但它们并不是由这些诗人们个人创造出来并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情感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特定文化群体共同认可的喻义，并且还出现在其他诗人的很多作品之中，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符号意义。诗人观察物象的自然属性来构造艺术形象，按照情感模式移情于该形象之上，令其准确地反映出某种情感概念。“诗人笔下的每一词语，都要创造诗的基本幻象，都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都要展开现实的意象，以便使其超出词语本身的情感而另具情感内容。”^①

赋予某一物象以情感概念，并使之含有稳定的符号意义，这看似是诗人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某一文化群体共同创造出来的情感符号，具有“集体无意识”的特征。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皮尔士指出：“符号或符号媒介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②从皮尔士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符号只是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当它被用来表征客观世界，同时被主体阐释时，它才被赋予意义^③。符号和意义之间关系紧密，因为符号

①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45.

② Ch. S. Peirce.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27.

③ 王微萍. 从皮尔士的符号学看符号的意义[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7): 11-13.

与被反映物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意义来实现的。符号应该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是以一定符号形式来表现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文化意识之中^①。诗歌中表达情感概念的物象，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特定情感意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

诗歌中作为情感符号的物象产生意义大致有三大成因：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直觉，而这三方面的成因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在语言因素方面，相同或近似的字词发音往往容易触发联想。比如，在汉语中，“思”与“丝”的发音相同，人们因此把“相思”与“丝”联系起来，并且在心理上映射出“相思如丝一般缠绕心头”的图像出来^②。是故，南朝女诗人鲍令暉写《蚕丝歌》曰：“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唐朝诗人李商隐写《无题》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首诗都写“相思”，都使用了“丝”的符号意义。受到“丝”的影响，我们甚至将限定“丝”的数量词用在“相思”上，如“一缕相思”，似乎相思成了可以直观地触摸的物件了。

“柳”和“留”发音近似，因而古人喜欢“折柳”相留，在朋友离别时欲挽留，表达难舍难分的情谊^③。唐朝施肩吾作《折杨柳》云：“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戴叔伦写《堤上柳》曰：“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

英语主要是靠“押头韵”(alliteration)——即以相同辅音开头

①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111-120.

② 谢艳明. 笔墨殷勤有谁知——中西经典诗词的言情传意[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40-43.

③ 谢艳明. 笔墨殷勤有谁知——中西经典诗词的言情传意[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44-50.

的、邻近的两个语词——产生联想，并向符号中注入情感含义。比如，英国人为什么用“蜜蜂”来比拟“忙碌”(as busy as a bee)? 这是因为押头韵的“busy”和“bee”产生了相似性的联想。同样的原因使得“鱼”在英语中成了“愚蠢”的代言人(as foolish as fish); 这本来也很适合汉语，但汉语选择了“猪”，我们常常把一个很笨的人辱骂成“蠢猪”。汉语将发音相同的“鱼”和“余”相关联起来，所以年画里的“年年有鱼”喻示“年年有余”。

在文化因素方面，不同的文化对同一物象会产生不一样的认知，因而会对同一物象赋予不同的符号意义。比如，中西文化对“月亮”的认知就存在很大差别。中国人喜欢月亮，专门设有中秋节，举家团圆，共赏明月。月亮总是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想象，最浪漫的事情会发生在“花前月下”，最幸福的事情必定是“花好月圆”，最让人动心的是一段“风花雪月”的爱情，最让女孩向往的容貌是“花容月貌”。在中国语言中，“月亮”这一意象往往表达“幽美”“孤高”“自由”“纯洁”“永恒”“凄凉”“悲惨”“悲欢离合”等合乎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意蕴。

在英语中，月亮是比较受人排斥的，它的意象含义往往是负面的。月亮女神“卢娜”(Luna)转化为形容词“lunatic”后，为“疯狂的、精神错乱的”之意。而“moon”这个词用作动词时，是“闲逛、虚度光阴”之意。在英语成语中，“月亮”常被比喻为“可望而不可得的东西”。“ask/cry for the moon”是想做做不到的事情或是想要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异想天开的意思。“promise (somebody) the moon”的意思是“对某人许下不可能实现的诺言”。“once in a blue moon”指“极其难得的、千载难逢的”。另外一个比喻的说法是“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月亮本来就很远，更不要说月亮的另一边了，所以它的意思是指遥不可及、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习惯说“比登天还难”，英语里面就是“reach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catch the moon in the water”，这个成语会让我们想起猴子

捞月的故事了吧？英语里也是这样的表达，意思是白费力气；另一个很相似的词语是“bark at the moon”（对着月亮大叫），类似于汉语成语“蜀犬吠日”，意思是蜀地的狗因为很少见到太阳，所以看到太阳后不知道是什么而大叫，寓指少见多怪的人。

符号的文化认知有时要受到语言因素的影响。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是幸福吉祥的象征，这一文化含义源自“蝠”与“福”同音，因而产生同音联想。明代画家唐伯虎在其画上题了一首诗《王母赠寿图》：“蓬莱弱水三千里，王母蝠桃一万年。凤鸟自歌鸾自舞，直教衔到寿尊前。”“蝠桃”者，福桃也，象征“福气”和“长寿”。实际上，中国传统年画经常将“蝙蝠”和“鹿”画在一起，颇受欢迎，因为“蝠鹿”读起来同“福禄”一样，表示吉祥、幸福、财富、权势^①。而红蝙蝠更是大吉大利的象征，因为“红蝠”与“洪福”谐音。民间的福寿图有五只蝙蝠，喻示“五福双全”“洪福齐天”^②。

英语文化对“蝙蝠”没有好感，总是把它与“罪恶”或“黑暗势力”相联系。英语习语有“as blind as a bat”（像蝙蝠一样有眼无珠）、“as crazy as a bat”（像蝙蝠一样精神不正常）、“to be bats”（发疯）、“to have bats in the belfry”（思想古怪、异想天开）。

像这样同一物象在不同文化中的符号意义决然相反的例子还有“蟋蟀”。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用过“as merry as crickets”（欢快得像蟋蟀）之后，“蟋蟀”在英语中就成了“快乐”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中，“蟋蟀”则喻示“悲哀、凄凉、烦恼”。比如，《诗经·唐风·蟋蟀》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伤感

①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200-201.

② 吴越民. 象征符号解码与跨文化差异[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66-173.

诗句；《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也写有：“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其意为：晨风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

在个人直觉方面，诗人们可能会凭借直觉赋予一些物象以特定的情感意义。比如，杜甫在面对国家破败之时，感到非常痛心悲伤，他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凭着个人的直觉，将“花”和“鸟”赋予了悲伤的情感。西方一些哲学家——如克罗齐和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同实践相异、同经验和思维相对的“生命冲动”。诗人的直觉是通过其情绪状态的催眠暗示而发生的。“花儿含泪”“鸟儿惊叫”加上杜甫本人的痛苦内心，让他产生了直觉，感到“花”和“鸟”同他一样悲痛万分。

不过，苏珊·朗格不这么想，她认为直觉是艺术家借助艺术符号对人类情感的直接判断，它既是对事物的直接洞察力，是超越感性的、基本的理性活动；还是逻辑的开端，是语言和艺术产生的根源，而且直觉不能离开经验，要以全部人类精神为基础^①。因此，个人直觉所产生的符号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视语言因素和文化因素而定。即便是诗人的“生命冲动”，也要受到语言和文化的规约，否则，诗人凭直觉创设的符号就无法得到文化群体的认同，就产生不了大家都认可的符号意义。

个人的直觉之所以要受到群体文化的制约，是因为情感符号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一个情感符号生成意义，并被某一文化群体接受之后，它就会在历时和共时两方面得到该群体的认同和运用。苏珊·朗格指出，在诗歌生气勃勃地不断发展的年代里，存在着某种趣味上的统一性，它诱使许许多多的作者去探索那种占

^①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24-354.

支配地位的同一种情感，从而逐渐形成对每一个开拓者说来都是十分纯正的固定的风格体例。这样，一些手段就变成传统^①。吴惠娟将情感符号的普遍性称作“趋同性”。她进一步解释说，诗歌表现情感的类型和情感的趋向就容易形成规约性，那么情感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制约，于是很自然地导致了情感符号的趋同性^②。

中国文化习惯将“比翼鸟”和“连理枝”用作“理想夫妻”的情感符号，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谁是首创者，但我们可以从纵贯两千多年的诗词中读到这一情感符号及其相对固定的文化意义。曹植在《送应氏》一诗中说：“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以这一意象结尾，表示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清代的纳兰性德在《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中仍在使用的这个情感符号：“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倖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另一个情感符号在中国诗词中使用得非常广泛，很奇怪的是，这个物象是人的内脏，从审美角度上看是没有什么美感的，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肠子。纵观古典诗词，使用“肠”的诗句竟然超过五千多句^③。中国诗人经常描写“断肠”的意象，并赋予其“痛苦、忧伤、惆怅”等悲情色彩。有离家思乡之断肠，如宋之问（约656—712）的《寒食江州满塘驿》“吴洲春草兰杜芳，感物思归怀故乡。驿骑明朝宿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有亡国遗恨之断肠，如李煜

①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24-354.

② 吴惠娟. 略论唐宋词的情感表达形式与符号[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1): 39-44.

③ 谢艳明. 笔墨殷勤有谁知——中西经典诗词的言情传意[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26-31.

(937—978)的《忆江南》“多少泪，沾袖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滴，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有睹物伤怀之断肠，如贯休(823—912)的《落花》“蝶醉蜂痴一簇香，绣葩红蒂堕残芳。因嗟好德人难得，公子王孙尽断肠”；有人生失意之断肠，如柳宗元(773—819)的《入黄溪闻猿》“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有离别送行之断肠，如李白的《南阳送客》“离颜怨芳草，春思结垂杨。挥手再三别，临岐空断肠”；更有相思怀人之断肠，如鱼玄机(约844—约871)的《寄国香》“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雨中寄书使，窗下断肠人”。

西方诗歌基本上不使用“肠”的情感符号，即便偶尔使用，其情感含义与中国诗词也完全不同。这说明了情感符号还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人的审美情趣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对中国诗歌的许多意象产生不了情感联想，同样的，我们也可能不太认同他们的情感符号。比如，莎士比亚在其作品《十四行诗第18首》中将钟情的人比作“夏天”，这是超出了我们对夏天的认知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的诗《跳蚤》(“The Flea”)甚至将“跳蚤”用作情感符号：

看这只跳蚤，看这里，
你拒绝我是如此地不值一提；
它先叮我，现在叮你
在这跳蚤里，我们的血液混在一起。^①

他将“跳蚤”作为奇喻，它叮了两个人，将两个人的血液在体内混合在一起，比喻这两个人的爱情神圣的结合，即便你拒绝我，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不可分离。这个情感符号在中国诗

① 本书引用的外国诗歌译文，除专门标注译者外，均为本书作者翻译。